

萬章

孟子

外



萬章章句上

史參補古今大方四書大全卷之十四

萬章章句上

萬章章句上

九九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言舜盡事之道後三章言聖賢出處

號平吉

恭虛齋曰雅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於春言色於夏言氣於秋言情於冬言位相備也

蔡氏註云日非一日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敷救閔下謂之旻天

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

篇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怨慕怨已之不得其

五十一

親而思慕也廣源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其在我者有何罪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新安陳氏曰思慕二字真得乎親之心亦包盡一章之意怨非怨也惟順於不得乎親也慕則念亡不忘而思其親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辭憂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

惡去声

共供通說又設也廣韻奉也具也

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生之心為不若是夫音扶愬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共平声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新安陳氏曰孟之意以為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必不若是之愬然無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

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事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  
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  
人無所歸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去聲以觀其內九男事之  
以觀其外觀其治外○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  
妻堯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  
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城內行彌謹堯二女不  
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

徐傲曰曰春秋堯子  
有十人予其子而授舜  
夫堯子有十則九男事之  
中無丹朱矣

虛言曰胥相視也謂共  
之共視乎天下而遂移以  
典之也

朱子曰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  
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  
峯饒氏曰觀者衆人之所共見以天子二女來處  
頑嚚傲之間資他如何處置二女和則是處置得  
是九男皆帝子亦難處若處之得其道亦自安百  
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籤治人之類通考趙氏惠  
曰九男獨丹朱以胤嗣聞其又言一年所居成聚  
餘不無無事故不見於堯又言一年所居成聚  
廣雅云聚居也音慈喻反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通  
漢書音義云小於鄉曰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通  
趙氏惠曰聚謂村落周曰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通  
井為邑四邑為立四立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鄙  
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  
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然慕迫切之甚也雲峯胡  
窮人無所歸六字譬喻最形容得舜之情不可以  
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為然慕迫  
切之甚可知

天下之士悅之入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

鄒作都

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  
 解憂富人之所以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  
 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  
 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好妻皆如字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  
 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  
 舜之心哉孟子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實事此又  
之心事實有如此者耳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

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  
 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孥  
 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  
 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  
 之矣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釋人少惟聖人為能不

其本心也釋終身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

艾義與此同楚辭九歌女司命篇慙慙長劍兮擁幼

趙孝成王篇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願友

少  
朱子贊詞註云從板板之意正叶音征

德作諫並息拱友香草名

魏年之語即孟子既謂使  
王人離珍王之旨意也

素了凡言熱中只是會中  
憊煩不致自安之意不  
可言躁急

至坐前有不昂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  
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爲天下魏年曰王能重王之  
國若此不昂則國大治矣趙王之不悅曰寡人豈敢  
輕國若此魏年曰請治王說中王不知爲冠何不  
不令前郎中請治王說中王不知爲冠何不  
爲冠而散天下之工或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  
使之今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器不得失  
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器不得失  
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  
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  
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音而不順乎親之  
心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震源輔氏曰  
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固有  
之性便有不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  
爲人倫之至也○西山真氏曰五十始衰聖人純  
孝之心則不盡所以老而衰惟克極其天性之至孝而  
無一毫之不盡所以弟忠便十分忠皆足盡性○孝  
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足盡性○

新安陳氏曰常人變於私情所以汨其性聖人無  
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子言此是以過人欲擴  
也天理

苦孝峰曰不告而取女不孝  
告則不得娶不慈吾寧  
不孝之居而不使親露  
不慈之情此舜之用心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  
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  
告也

對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

季彭出帝之妻舜而不  
告是諱舜之心與瞽瞍  
之勢故為是曲調停之  
意未必以官法治之也

對讎怨也舜父頑母嚚銀音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  
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對父母言人  
之常情也為廢大倫雖子亦不免有讎怨父母  
之心舜固非對父母者然告則必廢大倫故不告  
也此聖人善處變事處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

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為則

不得妻也

以女為人妻字如曰妻去声下同程子曰妻妻舜而不告  
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瞽瞍

問舜入井以孔出李堂曰  
既入井顧安所得孔哉曰  
若是舜何由出曰神為也  
漢高天風破圍宋康王  
泥馬渡河去宋真天子  
怪異多矣况舜哉此等  
慶不可知亦不可窮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廬廬音廬使浚井出從

而揆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

倉廩父母于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

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爾忸怩舜曰惟茲此臣庶庶汝其于予治不識

虞源輔氏曰謂以君命治之不容瞽瞍之不聽也  
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理法當然而牽於私不肯然  
者則官司以法治之必使之然也通考行山金氏  
曰集註引程子曰是補孟子未備之意○果氏程  
曰帝亦至妻也作一約焉乃助語羨字

砥都禮反

扭女六反泥音尼典平声

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浴也補全捐去聲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  
使舜上時掌塗廡擊取從下縱火焚廡舜乃以兩  
笠自捍音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  
為匿空音旁出匿空隱匿之孔穴也通考吳氏程  
空音孔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  
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  
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  
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

匿呢力切

孫奕曰樽陶猶陶瓦處  
煙氣鬱而不散也

干楮反樹尹也戈戟也周禮掌五兵五楮鄭云五楮  
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琴舜所彈五弦琴也  
以其與戈相類故云外紀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  
抵調反聊弓也詩調弓漆赤弓尚書彤弓是  
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粟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  
二嫂堯二女也棲林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  
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林彈琴蓋既出即潛歸  
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  
之甚故來見爾怛怵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  
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  
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  
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

調他字  
獨字書  
不見



焦海園曰完廩一段不  
論事之有無孟子謂假  
饒有此聖人處之亦不過  
如是而已

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  
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  
天理於是為至程子曰萬章言舜完廩浚井之說  
正而使百官事舜於畝必以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  
而使二嫂治其嫂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以殺兄  
而軒張氏曰象之憂疾舜而謀害之也舜亦憂者  
而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  
亦以喜米也亦喜是心與之詐亦從而為之喜也  
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  
然不以為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為喜則在我之  
誠先不為為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為喜則在我之  
日以殺舜為事肆人欲以絕兄弟之情者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順天  
理以見兄弟之情者也象之人欲雖熾舜之天理常存卒之象不格姦  
而源源以來則舜之天理化其其人欲而消之矣○西山  
東氏曰弟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  
則憂見其喜則喜畧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  
肉之間小有疑隙則嬖無猜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  
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

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  
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  
是哉○舜峯饒氏曰完廩浚井事儻無則不告而  
娶亦焉知其非無孟子於此不辨身上下事咸立象之  
問孟子却責之蓋下章是說舜身上事舜為天子  
不受堯與替賤之朝此決然之理此章說象與替  
禮之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辨大凡看書且看大意  
如前章重在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  
此章重在象憂亦喜兩句  
與平声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

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  
反命曰始今足之圍圍焉少則洋洋焉攸然

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  
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  
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  
奚偽焉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罔也困而未紓縉之貌洋也  
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  
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反古况之以理之所有罔

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兼以愛兄之道來  
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  
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  
之常也新安陳氏曰不失天理之常則終可以回  
變也哉○東陽許氏曰魚入水有德然而逝之理  
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愛  
愛兄之道來感之乎

○萬章問曰衆曰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  
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  
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虛而曰殺三苗，極其書  
 不同書，竄三苗，極此解曰誅  
 也。書傳曰：極則拘囚，困若之  
 流放，竄，極，隨其罪之輕重  
 而異法也。○宋太祖曰：堯舜  
 之世，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  
 代法網之密耶？然則曰殺曰誅  
 孟子之雄才所曰各耶？○楚詞  
 天問第十四條註曰：海之四罪  
 皆未嘗殺也。程子遺書云：極  
 死猶言貶死耳。蓋聖人用刑  
 之寬例如此，非獨於鯀為然也。  
 以此証之，則鯀之極三苗之殺  
 其疑可斷矣。  
 袁了凡曰：怨怒俱就弟言  
 弟嘗怒嘗怨而吾不藏  
 不宿一毫不芥，蕪於胸中  
 若仁人則天性一本無怨怒  
 何勞藏宿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  
 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  
 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  
 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  
 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  
 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  
 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

庠音鼻

崇山隆切 羽山書任 羽州

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音工，官名。驩，兜，人名。十人比。毗，至。周相  
 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極，誅也。  
 縣，禹父名。方，命，地。部，郵族。洽，水。無功，方，命，兜，氏，曰  
 與衆不和，傷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  
 有痺，皆地名也。○趙氏曰：幽州，北裔之地。舜分冀北  
 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或以為  
 嶽煌，未詳。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駒山，縣，或曰  
 今道州。鼻亭，即有痺之地也。未知是否。古註云：有  
 痺，在鼻亭是也。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痺之民  
 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

怒宿怨謂雷蓄其怨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  
雷之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實之是也  
所欲富之是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  
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  
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  
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  
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

見海見象也此象引之

接見之之人者舜也

全

使更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  
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上聲之如此則既  
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  
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音潮觀也不及貢以  
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  
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新安東氏曰以此之  
為古書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反其  
親愛之無已如此也○果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  
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  
盡也宋子曰封之有庠當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  
得肆暴是不以為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  
如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

歷而曰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說蓋燕子之徒也燕喻實反朝於子之事見綱目蓋邪說暴行二者相連有暴行必有邪說以倡之

不得謂之仁後又寤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南軒張氏曰舜之於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於弟也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夏在商社孽在臣民周公為國弭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為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通旨朱氏公遷曰篇首及此章皆以順處其變者言之不得乎親而怨慕者孝之至弟至不仁而誠信喜之者友之至此其不失乎常者也封之有痺而富貴之常道之中雖有權而均之不失天理之常也吾友操公琬之言曰大舜之於象也誠信喜之則聖人自然之事所以盡其愛之之心也封之有痺則聖人處而周公之處管蔡者不同其說則先儒之論倫倫矣

朝百潮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向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

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

歲魚及反

矣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

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

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

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

載大矣

四書白一八上 孟子十四卷

人物考註云威集蒙  
齊之隱士

周家所著齊東野語之名  
蓋本于此

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喪如字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盛鬻蹙不自安也  
也安也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  
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  
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  
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  
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  
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祖升也落降  
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祖落過止  
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  
反土草木  
新安饒氏曰金

祝昌六切教魚旨切祝教  
樂器也

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篪也匏樂器之音也  
笙等也土埙也革鼓也木柷敔也  
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  
為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率天下之臣民以為堯  
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於堯三年  
之喪畢舜避堯之子而天下獄訟謳歌歸之不容  
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之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  
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  
回百姓是畿內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而言  
古者天子崩畿內百姓為之斬衰皆期年之服諸侯  
魏國內百姓為之斬衰皆期年也周制百姓期年  
今也百姓為之三年至於四海雖無服亦過密八  
音不作樂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

尺地莫非其有民莫非其  
臣  
虛而曰率循也循環也  
循土之濱是環海之內也  
土之濱便是海矣

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美不以美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

乃可得之四字解是為得之四字然則與本文義不同本文則是為得說詩之法集註則乃可得詩之志

等詩同韻書曰等候待也

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為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子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采子曰逆是前去追迎之意將自家意思去詩不來明日又詩須詩人志來如詩人來相以今日他來便不是逆志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

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惡說又詳于韓非

李衷曰為天子父四句全重由匹夫而得之若武王之孝思維則乃續緒而有天下者故特借以發其辭非泛引証之詞

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深淺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牽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可行乎。○慶源輔之謂。况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慶源輔氏曰。以文害辭。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也。以辭害意。是泥。一。句。之。辭。而。害。一。句。之。辭。也。意。是。已。意。志。是。詩。人。之。志。以。我。之。意。迎。取。詩。人。之。志。然。後。可。以。得。之。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

養之至也詩曰未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

養去声

謂也

言聾聵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詩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已之惑此又既為天子則聾聵實為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之養而天子則聾聵實為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之養之奉而聾聵者親養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詠嘆之謂如聾聵者然後可謂能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之至乃所以尊親也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須養

書曰祗載見聾聵燕燕齊栗聾聵亦允若

日言八

五



李衷曰是為父不得而子  
乃借古語而破之言際非  
作如此解與以堯舜之道  
要湯一般猶曰父者可言  
瞽瞍不得以不善及其  
子唯說堯不得以不善  
及其臣也  
夏九龍曰據書所云若  
此是可謂之父不得而子  
乎乃是反言釋所以深  
斥其謬

從中鼓有瞽至下瞽瞍以言  
疑曰之衍心文也

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曰齊栗敬謹恐

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

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

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

說也南軒張氏曰古之君有受教於臣以成德者

得而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父之道則見其有不

事君之道而已自他人與後世觀之則見其有不

得而臣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

如咸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

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祇載見

瞽瞍夔七齊栗此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允若則反見化

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就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諄之諄反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也詳語之貌

行去声下同

徐巖泉曰堯曰咨爾舜  
天之曆數在爾躬孟子天  
典之說蓋有自来

祇古作祇  
恭莫切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如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反力呈上必用之

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

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下薦人於上公心也若有必

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人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

之心亦盡彼竊位蔽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

一能上必君之用下市已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

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所

也舜相堯二十八年載固天也至於朝覲訟獄謳歌

則人耳而亦曰天與人者以天統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

朱子曰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

虛者曰觀特見也春秋禮  
出入三觀周禮特見曰觀  
○長聲為歌短聲為謳

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

朝音朝

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

夫音扶

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

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新安僂氏曰冀州為帝都其南

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獄牛欲及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

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

堯都平陽舜都蒲阪

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南軒張氏曰聖人授受之動  
際豈有我之所得為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人天子而於舜選於天下則私意之所能為亂之道  
也堯之於舜實為之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舜之卒有  
天下者天實為之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舜之卒有  
此歷年如是一朝之於南河之南不敢以已為天子而  
舜避堯之子也堯崩而南河之南不敢以已為天子而  
天所命也朝覲訟獄謳歌者皆相率而歸天子而不容  
舍焉夫然後歸而踐位而從容於天人之際蓋如  
此然則舜亦豈能如毫末於此哉玩此章則聖人  
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始可謂而  
究矣新安陳氏曰太書作奉天陶謨曰天聰明  
自我民聰明泰誓之言蓋本於此天既無民之形  
體故其視聽皆從於民上之所歸即天之自命也  
通直朱氏公遷曰此章天子重言天主宰言凡自天意  
而言者皆以主宰言天子重言天主宰言凡自天意  
天未喪斯文孟子言天位天祿天威皆欲平生治  
此與命以福祚言者相貫

韓昌黎對病問曰堯舜  
之傳賢也欲天下得其所  
也而之傳子也堯後世  
之之也堯舜之利民  
也大禹之慮民也深註樊  
且抵孟子之說主天命  
而公以人事言之而其致  
一也愚按韓子不及孟子  
也天淵矣其致  
高中文曰堯視天下重長  
已子然乎曰非也可與子  
則與子以為天下也非謂  
視子重乃輕天下而與之  
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以為  
天下也非謂視子輕乃重  
天下而不與也

○萬章問曰人自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  
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  
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堯薦禹  
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  
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  
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

朝音朝

嵩山同思融切中岳也

陰朝觀訟獄者不之蓋而之啓曰吾君之  
子也謳歌者不謳歌蓋而謳歌啓曰吾君  
之子也

陽城箕山之陰皆高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  
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  
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  
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南軒張氏曰堯舜禹之賢  
禹而德衰之論此以私意觀聖人也禹薦益於天  
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  
舜之在南河禹之在陽城其心一也天而與益則  
朝觀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益踐天子位矣禹亦豈  
得而不與之哉而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與之

哉使天而與丹朱與舜之子則舜禹固得遂其終  
避之志者也故曰其心一也

集滄園曰啓賢能敬為最  
者聖人傳心之要只一敬便可  
承繼禹之道申甫曰言敬言  
道便可以繼禹而為君可見  
心法即治法道統即正統  
虛而曰按書有云無若丹  
朱傲而無商均之名而擇  
只云舜之子恐商均出史記  
耶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  
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父啟賢能敬  
承繼禹之道蓋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  
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  
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  
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相去之相如字

之相之相去声



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蓋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放及太甲成王雖不及蓋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

繼世而有天下者指殷矣

不廢之故蓋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相王能自去声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子未立外丙二年仲士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

尹放之於桐二年太甲悔過自然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二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

歸于亳

四年片趙氏立之義程子歲之義

虛而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

僖二十八年杜預註云復其位曰復歸

泰了凡曰按趙岐謂外丙三年仲壬立四年程子謂外丙方歲仲壬方歲朱子兩存之按史記湯百歲而崩豈有九十餘歲而尚生子者又商之君如武祖甲之類皆以十為號是必踐祚為王斯有是稱耳二歲四歲之嬰何為而稱兩稱哉又歲為弟四歲為兄何乃先言弟而後言兄也洪武趙說為是

李東一曰考帝主歷年甲子相繼次第外丙仲壬並未嘗即位而孔安國即康節司馬溫公皆謂太甲繼湯且放之桐蓋藉天子諒聞三年之義苟丙壬共立六年矣豈得復藉諒

外丙仲壬又甚幼乎故特奉而立之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大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初直長上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師街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毫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桀之於夏伊尹之於

殷也

此復扶又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宋子曰仲

復扶又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宋子曰仲

下蓋伊尹不有天下豈益伊尹周孔皆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發而不得乎直論其理如此耳問辨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物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心耶是皆事之至抑將本其君之順則將從天下而度天命而受位矣謂益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匹夫猶且耻之而謂益為天下之乎是其說也柰何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耳其避去也其心惟恐已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迫於其避去也其心惟恐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論者狃於利害權謀之習而妄意聖賢之心蓋以曹操不肯釋天下之心而為舜禹蓋謀宜其幸舜禹不澤為可耻也神音擅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四書大義 孟子卷之十四



禪授也通考湯氏證曰堯舜授禪之禪本音去声如字不必點發作平声則文順理順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南軒張氏曰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

要平声下同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

有莘氏之媵以證臣負鼎俎以滋味說音湯致於

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謂時人不知有義理之

學汲上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已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解安陳氏曰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俎蓋庖人之類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

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

樂音洛

人

羊國名趙氏曰今同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

書而欣慕愛樂之也新安陳氏曰詩如康衢之謠

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山陽

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

繫馬千駒弗視自後世現之則一介不以天下為

於其義而已與之畜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

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與則天下可知矣既曰

子曰道義兼舉體用而一介又曰天下千駒極其多

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蕪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

見其德之全耳雙峯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  
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而後利窮今只一箇道義是  
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  
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  
道是躰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  
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  
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

湯使人以幣聘之高反又中驕反賈賈然曰我何以湯之

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哉

賈賈無欲自得之貌履陳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

沫其言則舉天下之物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畝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  
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  
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  
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田鑿井便是樂堯舜之道此皆不實豈若吾身親  
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却不是說底道是堯  
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  
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  
知聖賢之言自一貫之

向他嚮

來了凡曰全體明白知由迷  
入悟曰見了是知之起頭處  
註以事屬知理屬覺大  
謬豈有理不明而可自知  
者亦為當然所以然之別  
虛高曰孟子曰天如欲平  
治天下當今之世會我  
其誰也此皆是聖賢  
以身任綱常之責處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  
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  
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  
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  
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  
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  
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與通作之也皆彼自有此理

我但能覺之而已朱子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當弟事也其所以當孝所以當弟理也今人知得此事當講解得這道理皆是知之事及至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與醒他○震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程子云譬之入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推憾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常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得覺字極為全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着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

推吐回反內音納  
說音稅

此書說命下篇之詞也  
蔡傳曰先王先世長官之臣  
保安也商衡猶阿衡伊尹也  
也持于市取之甚也不獲不  
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  
言謂其自任如此

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書曰昔先王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持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行去声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近或不去

或不去歸繫其身而已矣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

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

以為未甚而已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遠謂隱道

與遊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

其要字如歸在繫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

哉

不義也身為萬事之本使尹以割烹要湯則汗其

身甚矣本既不正事無可為而謂尹為之乎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

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

乎人之求之也寓譚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

而子之意

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尹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

書牧宮作鳴條牧宮也

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亳而往征之然則其伐夏也奉天討有罪而已

聖賢初無所揜覆也

蔡傳云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攻之譽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人物考引史記孔子世家

以為雍雖註云雍姓雖  
名又名渠嘗衛靈公  
夫人同車之時宦者雍  
渠參乘者也

人物考瘠環為景公  
所近狎

史記作雍渠無雍  
名不知方山有何見如  
此

關衣廉研說文堅也官  
中閭閭開門者廣韻男  
無執精閉者

代醉編五百說苑亭  
云孔子於衛主雍雖  
姓名也與雍疽聲相近  
趙岐傳誤東坡曾考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

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

事者為之也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音醫也安

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兒

癰鳥容反疽七余反  
瘠才亦切

癰說文  
瘠也  
禮記頭有  
瘠則沐

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  
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  
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  
瘠環是無義我無命也

顏淵鄙事又見

彌子事見韓非子說難

篇嘗竊駕君車賦桃

餘公子不薦也無餘蘊

伯玉非瑕也無餘蘊  
高中玄曰命之當然處  
便是義如用命是命則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

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

義主於斷列亂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去退者也

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捐而進一辭而退進以禮捐讓辭遜退以義剛決  
果斷○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

雝如字  
又音犖

行則藏便是義惟義在  
在即惟命亦在非強命以  
從義也宋儒聖人安義  
命不足道之說不先支離

桓司馬事見左傳及  
檀弓篇

陳侯固見史記陳蒙  
懷公柳之子史記云名  
我左傳云名周即潘  
公也其六年孔子適  
陳

鄧孺孝曰司城宋官

此已在陳曷為主貞子貞子時為陳侯周臣也臣云者志其非癰疽寺人之倫

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  
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  
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  
安陳氏曰上言禮義下  
當進義可以該禮也  
與得之有命其如內何  
專言氣之厚薄不齊者  
言餘三條則通自第通  
得喪而言大同小異也  
要平志

孔子不悅於魯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  
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  
子為陳侯周臣

不悅不樂洛音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式亮雅  
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馬司城皆宋

陳新安謂主於司城貞子之  
事宜在適陳為陳侯周臣  
之前而乃去宋之時也主  
貞子本之而疑宋記

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做天子禮有司馬  
司城○新安祝氏曰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  
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  
間去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  
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  
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  
貞子適陳為陳侯周臣  
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  
人之事乎  
主司城貞子視之則必無主  
無主癰疽侍人之事則必  
以孔子進禮退義曰有命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  
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

子

近臣在朝朝音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曰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問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受之命安得而有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啟而不可受之命亦安得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亦安得而而孟子辭之也○用軒張氏曰此泛言現人之法豈獨為人臣者所當知為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新安陳氏曰呂氏所謂無命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非同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未嘗如益惟合於禮義而已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禮義而不得亦命也於聖賢未嘗或損無憚於禮義

矣不得美傷哉安於命而已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得之心而欲因時君近狎之人以進則無是進退不以而禮義而不知有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

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去之食牛因以于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





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  
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  
必知食牛以王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  
鬻以成其君也新安陳氏曰成其君君若然此事當孟  
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  
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  
事不耻為之如百里奚為去人養牛無足怪也惟

虛齋曰魯公秉心塞淵而駭北三千文主視民如傷而鹿鹿伏伏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其理一也

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  
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  
飯扶晚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  
謂知百里奚矣莊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  
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伊尹百里奚之  
事皆聖賢出處上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  
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  
度待洛聖賢也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  
夷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蓋百  
里奚事虞公七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  
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者為忠臣奚為智士故  
曰皆是也按秦本紀晉虜虞公與百里奚奚亡秦  
走宛趙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  
號五羖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羖大夫刑之鄙人

牛

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  
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  
相子直蓋得之好事者○南軒張氏曰美於真在  
不必諫之為地又知其不可諫之地而不諫是  
也所謂為智乎○蔡氏曰戰國之時人行其私如  
以功利為急甚者敢誣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  
尹割烹要湯孔子為主癰疽時人百里奚自鬻  
車之徒亦不知其為非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移  
人之心如此孟子安得非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移  
策陽許氏曰後語六反四智第二賢皆反覆明美之  
事第一總言去與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為  
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為  
下節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賢証自鬻之言之妄  
前後皆是彷彿言之惟第五節為要然不智則不  
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見其智之正故反  
此如

# 萬章章句下

九九章通考物軒氏曰內六章因上篇言  
章言封建井田二  
章言取友之道

虛言而聲色說得廣  
不止女色与淫聲如奢  
麗侈靡之物亦患也  
又如云惡聲至必反之豈  
必皆指淫樂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

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

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

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

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

孟子卷之九

三十四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橫讀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見形句反下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君已推而納之溝中其

自任

懦虞讀汝朱切集韻或作煥煥霽韻儒轉切或作懦煥齒韻奴臥切集韻亦作煥又作煥煥奴亂切翰韻或作煥又作需集韻又作煥煥旱韻乃管切煥銑韻乳充切亦作恨良今案用奴臥切可也乎乃徇世人音義云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悶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見蒙利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問夷惠勝伊尹得共  
全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如夷惠  
此言聞其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流風餘韻  
足以聲動後世者也伊尹道行於當時有功業可  
見不待以風言夷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業可見  
而其制行之高足使後世想聞其餘風而起所  
以亦不風言夷則風之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  
道亦不行於當時而不足以風言也何也曰孔子  
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司馬遷謂孔子如太  
魯之都觀夫子遺風亦以風言之也特於齊魯之地  
之則所指者有界限而所現者亦然故亦以風言耳

孔子之去齊接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張南軒謂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此其速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此其久也

表了凡曰孔子本不可以事教者仕止久速之事蓋因三子之清任和而云也

膳說文宗廟祭祀肉俎傳腥曰脈熟曰燔燔通燔由不至膳燔通

接猶承也浙清疾智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形旬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記曰當其或曰孔子去魯不稅與脫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也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也膳肉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亦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



氏曰孔子之速也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比公孫且篇易一則曰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無不時也○覆源輔氏曰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與天為一而不得為聖不其若孔子則雖視天下無此意為之時在已無不期月而己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多少含蓄意思此其所與天為一而謂之聖也○策陽詩氏曰此章聖字言為一而謂之聖也○言與大而化之是聖不化之是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

### 聖之事也

虛齋曰此篇蕭字與吹蕭之蕭不同舞者所執之物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書益稷篇注蕭古文作箭成者猶謂九變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王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私列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下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











德足以養人者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男也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下達者卿也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大者士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南之類是也  
春秋隱公及邾儀父盟于洸○安源輔氏曰田以祿分通考齊氏道傳曰附庸凡四等字考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趙氏真曰邾曹姓子爵、顯帝之後、附庸之國未得列于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

祿也子地、國地狹祿薄、朝費難給、故以名附于大國、附庸庸城也、猶言屬城也、此詩閔宮之傳之意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  
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視比也  
趙氏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不士視附庸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禮記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十千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本  
 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八可食音嗣下同二千个  
 百个十人鄉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  
 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  
 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  
 府史胥徒也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  
 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  
 從役者通考齊氏通傳曰大國地方百里者開方  
 法為方十里者百為田當九百畝按班固地  
 一里為方井十者百為通通十為成十為終  
 同開方法計之蓋地方一里為井為田十為  
 十為通通計積一十萬畝成十為終方三十為  
 十里積百里為田九萬畝成十為終方三十為  
 大半里積十里也為田九萬畝成十為終方三十為

里積萬里為田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是所謂提  
 封萬井也封者井之界提者城郭宮室塗邑三分  
 萬井之中除山林麓澗郵城郭宮室塗邑三分  
 去一計三千六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  
 萬畝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  
 井九萬畝計六千六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  
 十井六萬畝計六千六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  
 每三井再除二千六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  
 千六百萬六千六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  
 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  
 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  
 畝大國三卿每畝各賦三之畝一君祿賦五  
 畝大國三卿每畝各賦三之畝一君祿賦五  
 賦二各賦田大夫五畝各賦三之畝一君祿賦五  
 餘四共計九萬畝已上通賦五萬畝之九百畝  
 供國家調度喪祭賓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不測  
 之用所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  
 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愚按唐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

滕文公上篇殷七十助  
者藉也集註云藉子夜冬藉  
借也龍子曰治地莫善于助  
莫不善於貢孟子用學  
之說朱子因孟子之義有  
旨哉

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  
人之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朱子曰  
徒以周禮考之是人數極多安得許多閑祿給之嘗  
疑周禮一書方是起草未嘗得行實府史胥徒無  
府史胥徒太多當時却多善官其實府史胥徒無  
許多古者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有  
禹會塗山執圭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並到周初  
只有千八百國是不足及五分之一矣想得併得來  
為大國所封吞亦緣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  
多土地方封得許多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  
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  
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  
食二千一百六十人鄉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

十六人通考齊代道傳曰民次國地方七十里者

一里者四千九百畝為田四萬畝為田三萬畝

一計為井四十七萬畝外實有井九千三

六井井之計二萬畝六井井之計三萬畝

田每井百畝計三萬畝六井井之計三萬畝

之六萬五千三百畝六井井之計三萬畝

收二萬八千三百畝六井井之計三萬畝

之二私田八千三百畝六井井之計三萬畝

之私田八千三百畝六井井之計三萬畝

之私田八千三百畝六井井之計三萬畝

之天下士視農夫祿足以代其耕者也五制云次國皆二卿二十七人各三分之計上九千二百九十九畝中人九百八十八畝下大夫八人則計田五百畝計人八百則計田五百畝計人八百則計田五百畝計人八百則計田五百畝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

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

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

四百四十人鄉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朱子曰君十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如今天守既無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有錢也○爾氏曰由鄉而土三寺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鄉而土三寺之國異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卜其祿寔薄苟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卜其祿寔薄





撥弄篇云禮方都括一切也

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  
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在官者其食七人其食  
六人下農夫食五人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  
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鄉大夫倍上士  
君十鄉祿次國之鄉三大夫祿君十鄉祿小國之  
鄉倍大夫祿君十鄉祿通考諸侯氏曰周禮小國之  
徒云諸公之地方百里周禮言諸侯地方四百里而  
言公侯皆方百里而孟子言伯七十里子方三百里  
百里男皆百里而孟子言伯七十里子方三百里而  
小月徒云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農夫食九  
人上地食八人周禮言中地家六人而孟子言中  
食七人中人食六人此不與周禮同也孟子言公  
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以天子五等五等而孟子  
一位伯一位子一位男一位士一位大夫一位卿一位  
則自君一位至下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五等而  
制自君一位至下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五等而  
田視公侯天子之制地分祿五等制言天子之三分  
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制地分祿五等制言天子之三分  
子男不與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  
五制同也

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  
皆撥拾於煨燼反徐刃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  
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  
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問曰此也難考畢竟是周  
底是周禮是全書經聖人手必不會差孟子時典  
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  
不能得其正也○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說足以救  
陋儒泥古之失但據其所傳而姑存之使千百世  
之後一遇大聖則必能因其大體而詳其節目推  
其既往以為一時之制而先代聖王之法庶乎其  
可復見矣○新安倪氏曰周禮一書劉歆以為河  
間獻王得之李氏女子劉歆以前世無傳習之者  
朱子謂周禮底是南軒嘗謂當以前世無傳習之者  
恐非定說以周書武成分土惟三證之周禮之說  
恐不可信若王制則漢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  
中而作書以與王者之制度成於漢儒之手宜其  
有與他書不合者又按朱子謂嘗疑周禮首末未備周  
是起草未曾得行蔡九峯亦曰周禮首末未備周

歆義今切

趙師卿曰不挾兄弟謂兄弟有圖貴者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

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廣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之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

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通考宋氏公遷曰此自交友而言之不可有挾者交友之誠主乎敬信者交友之本車馬不拜者交友之義不可則止所以全其交也死於我殯所以盡其交也此則友道之變也

乘去声下同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孟獻子曾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

資取也用也

獻子事見春秋左傳新序序禮等書

孟子卷十四

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敵子之家則反為敵  
子之所賤矣履源輔氏曰報子忘其勢不挾貴也  
歷舉四人事首於敵子事詳之又以見上之友下  
固不可有所挾下為上所友亦不可有所利一有  
利之之意則為人所賤失其可貴之實而不足友  
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

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

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使也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

費姬姓惠公懿公之孫  
序父之後也序父為魯  
大夫城即居之因為費  
邑序父隱公時人也  
長息公明高弟子

平公名彪悼  
世家及左傳  
說苑詳之

蓋不字以下必孟子論  
平公之辭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  
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

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

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  
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

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七到之唐言入公乃入言

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疏食之食圖嗣音

飽蓋不

范氏說不合乎本文甚  
惡矣如雷蟻也表了凡  
亦刪之

斯本文者下段也誤  
也

倪伯昭曰是為賈責  
是禮遇之隆竟自賈  
君臣之分而權然實主之相接不作更迭為賈者

斯本文者上段也誤  
也  
蒙引曰亦鄉人辭謂鄉食  
於禮也

誣枉曲也見玉篇丘物切

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音厲又音賴飯也不  
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  
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  
君所得專者也慶源輔氏曰平公之於亥唐則知  
所敬矣然不能與之共天位治天  
職食天祿則是不能推賢是心所以體天而治民以  
及於國也○西山真氏曰天位所以處賢者天職  
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  
賢之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  
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以祿之以我食之以祿也此  
豈王公尊賢之道哉

用上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

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見爾雅堯以女妻去聲故謂  
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  
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貴貴尊賢比自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  
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  
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誣曲勿以匹  
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  
孟子言必稱之也蒙引曰中庸五達道於君  
朋友之交集註云天子友匹夫而長幼不言交獨曰  
天子而不為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朋友居人倫之一而足以輔仁則又有裨於人倫者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為朋友人倫之至

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問如此也新安陳氏曰所以表見其恭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

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也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新安陳氏曰若計其物之初得合義與否為不合義也而酌其辭受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此心非恭矣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

自曰請至不可乎萬章之間辭也

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

言辭間本作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待洛其不義而

託於他辭以却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賂聞

戒周其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

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

亦失之過由此而甚之必至於為於陵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

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

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譏  
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  
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受

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

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

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

閔作啓無凡民二字譏然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

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

蔡傳云越康云顛越不恭  
啓強孰惡也音釋云強  
平聲乃強狠之義也  
康而曰閔然頑然也

譏書作慈徒对反

與平声

啓音閔  
譏音隊

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通  
案氏崔曰古人斷獄必有教戒之辭商受至為烈  
此言欲殺之速猶所謂不以听也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  
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  
可也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趙氏  
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或者謂若義在可受則  
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  
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或又以為烈如詩序所謂厲王  
受光烈至今也是二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  
闕而不為之說乎案子曰本文十四字自與上下  
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  
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闕之愈也  
震源輔氏曰孟子既以開曉之如此萬章猶不能  
及其意之偏以味孟子之言而復為此問此正所  
謂所說辭蓋陷于卻之之意而不覺也故孟子又引  
康誥之說以曉之通考仁山金氏曰舊說亦自可

金用趙註

通蓋殺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教而  
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今尚  
明烈則御奪之貨  
如之何其可受乎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  
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  
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  
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  
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

較音角



獵較カス趙氏之魚  
張氏之點

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災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御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

虛齋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者謂器有常數實有常也

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遠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教音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慶氏曰其教之不多少子待人之恕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於此又可見孟子析理之精夫執其充類書義之說而欲一槩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

較增讀相角也

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矣獵較也萬章問也先薄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以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其難繼之物實之夫扶音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

未知是不也者未知徐氏之說之是不也此也下朱子注也

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慶源輔氏曰以孔子所謂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之說與夫著之空言不山如載之行事之說而觀之則是乃聖人之心也又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于以見聖人同物之仁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于以見聖人處事之知未嘗有所終三年之淹于以見聖人制行之勇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問孔子

桓子季子意如之子也事見在傳定哀及史記出公前賈子董公孫也史記在傳載之

集澗園曰：卷以孝公為出公軌之拒父不孝已甚，衛人雖無知肯以孝諡不孝乎？方中子疑為公子，鄧是也。陳仲子曰：鄧未嘗君，衛安得稱公。

公而言於季桓子，何也？宋子曰：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柰，那陪臣何以假孔子之力去之？桓子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孔子是時也失了機會，不曾做得成。○慶淵曰：見行可庶乎道之行也。際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軌也。陳氏曰：或是字誤，或是當時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新安陳氏曰：以此釋際，可公養之仕與章首顏淵過門不入，顏子居陋巷以時位之顯晦言曾子之與子思居武城居衛，孟子之視蟪蛄以地位之尊卑言孔子去齊去魯以勢分之親疎言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以遇合之淺深言此見聖賢處物

餽居位切遺食也

公

義。○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去者為於鳥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上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仕本為去聲行道，而亦有在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倉刀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新安陳氏曰：上下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耳。

為貧者辭尊居富，辭富居貧。

惡於鳴鳥皆通  
康孟抱關擊柝只是  
一事古人為關以禦暴而  
關之守莫重於夜柝

貧當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聲之正  
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  
不可以苟祿新安陳氏曰卑官雖無行道之理故惟抱

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聲二字並去為所

宜居也季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

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南軒張氏曰

不當處尊與富若處尊與富是名為貧而其實竊  
位也處尊與富則  
當任行道之責

委烏偽反會皇外反當都浪反乘去声菑阻刮反長上声

廉者而已矣字正見  
其職之易稱也

委吏固和康謂委人也  
當欽野之賦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  
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賜之吏  
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委吏乘田註菑肥貌

言以孔子太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

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孔子曰程先生說

乘田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實  
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  
是聖人則大小方  
圓無所不可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

朝音潮

行耻也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  
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上貧  
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  
欲以行道固問位卑而高罪也言以君臣之分言謂  
之出位固問位卑而高罪也言以君臣之分言謂  
然皆有所因皆前此固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  
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分明君自無壅  
蔽之患有言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分明君自無壅  
言皆有序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  
是言皆有序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  
宜言皆有序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  
其輔言有序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  
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位卑者人  
而任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任

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晉安陳氏曰  
此章始為為貧而仕者言終為位高祿厚者言居  
卑貧者雖其職易稱尚必求稱其職如孔子之為  
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是也豈有位  
高祿厚而不必行道以稱其職者今人於位卑言  
高則凜然懼其為罪而不取犯於立朝道不行則  
宜然不以恥自內出當恥之罪自外至或以得罪猶  
而不知恥恥不可言矣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  
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  
食其廩餼詐既謂之寄公公記郊持性諸侯不臣寓  
寓寄也○喪大記君之喪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  
未也小欽為寄公國賓出喪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

周禮原人獻餼禾米也  
說文饋客之芻米  
原曰國廣他國

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士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庶饋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士豈可自此於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

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與恤之無常数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

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

不恭也

賜謂予與通作之祿有常数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陳氏曰未仕為民既仕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救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数之俸祿士之自處常然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

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

愚案  
繼自君繼餽也

亟夫去而下同

問于思標使不受何以必於卒也無漸園曰前此還留縵公之悔悟卒之一二不可見聖賢及後之不免於標者請出在外非若今人之逐去也既首再拜聖賢終是何善氣象愚按悅賢好賢也非使賢者之心悅之也下同

標音杓使去声

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與數朔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下同反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役反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平聲者左傳昭公七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

標皮逆切杓通都歷三切斗柄又市若切

愧他本

卑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令有所也蓋繆公悔悟自此不復人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之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養賢之禮焉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商以勞之非禮也通考朱氏公建曰此章見聖賢交際之道於衛見子思盡人方臣之道於魯見子思居賓師之道太抵子思為人方正而履教上可以見君子之所傳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

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

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

孟子卷之八

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  
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  
僕僕煩猥鳥悔貌猥說又曰并雜增韻多速也

女下字去声

虛希曰上位謂上相之位也非天子之位猶言高位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  
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  
之所當法也慶源補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全用資之周也

愚按兩不字下字之妙也  
以二句為一句看好矣  
為兩截之語則不可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  
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  
庶人庶人不傳質質與質同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鵝音木見相見以自

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

臣不同故不敢見也鄭安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

之臣也傳質為臣乃已仕之臣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



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後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後者庶人之賤不往見者士之禮慶源輔氏曰庶人則當服君之賤事為士則知學問崇禮義不惟士之自處當如此而人君亦以此望之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

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

為並去聲  
承上後句

孟齊曰總論詞驕故于思之宮其詞抗

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

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

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

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

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

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声

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

况可召與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朱子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南軒張氏曰在我則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說見形旬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表丁凡曰旃本無文家燕人之質素旃有華采家大夫之文明旃畫文龍象士人之變化旃各有義在蔡虛云云

左傳云以招士此云士以旃是不同耳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形旬春秋傳去声○左傳十一月齊侯田于泲澤名招虞人以旃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焉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新安倪氏曰通帛謂周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旃二卷於其上柳羽而注於旃旃音期干之首曰旌新安倪氏曰通帛為旃交卷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旃音期 旃音悉

聖焉曰周道如底按  
大東詩註輔氏曰周  
道只道此之道與上章  
周行意故傳以為東  
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  
西輸於周是即指道路  
而言也然以上句平直  
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以  
指周之王者而言豈不  
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  
中亦含此意耶○又

鮮就道理說方可起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縱然詩經本意不如此孟子引之斷章取義亦當依義路說故集註義曰引此以證上  
文能由是路之義可無  
疑也

欲見而召易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

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

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音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証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履源輔氏曰：以周道為君子所履，證義路為賢者所由。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

履源輔氏曰：以下敬君。餘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徐

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

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問此章綱領

門子曰：固是不出此。一者然所謂義禮裏面設  
有節目，如云往役義也，性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  
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  
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又如  
齊餽金而不受，於宋薛餽而受，此詩辭受都是个義

索了凡曰註之善善乎  
鄉蓋字有病

君子於細微曲折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  
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  
一非義不惟大事小事千變萬化吾之所以應他  
如利刃快劍迎刃而解件上剖作兩片去孟子平  
日受用便是得這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  
是這箇物事○慶源輔氏曰觀答陳代章知不枉  
禮觀此章又知賢者有不可召之象蓋君子之出  
處進退一惟禮與義而已初無適莫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  
斯友一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益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  
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陳氏曰廣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雖千萬人同此  
心此理也惟善蓋一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不然  
則我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  
友之矣一國之善士即一鄉之善士中其善不止  
蓋一鄉而足以蓋一國者也推而至於天下皆如  
此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  
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強合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  
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  
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  
實是以又考其行去也夫扶能友天下之善士其

重齋曰此言詩書如今人  
言詩與文相似  
表了凡曰誦詩讀書是  
是尚論中事然由誦讀  
而潛神冥會直與古人觀  
面於曠世之前不徒讀其  
詩書也

夏元範曰我為一鄉之善  
主則在人有益一鄉之善士  
者吾得而友之矣進而一國  
又進而天下以地位漸高言  
非以人數漸眾言

四書大全

孟子卷之十四

六

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  
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南軒張氏曰  
善士至於上論古之人每進而愈上也所見者愈  
大則所取者愈廣矣鍾氏曰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  
無窮已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也亦無窮已取善  
之地所以愈廣者由其善之進也亦無窮已取善  
之心果易有窮已乎之進也惟其所至始將生乎  
千百世之上而可以繼往者於千百世之上立乎  
千百世之下而可以俟來者於千百世之下矣止  
為一世之士而已哉雲峯程氏曰人性之善古  
今所同孟子論性必論其故論尚友必論其世皆  
已然之迹也論性而不論其已然之迹性之理易  
涉於空虛論古而不論其已然之迹古之人易涉  
於遠邈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

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  
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  
之賢者親戚並指天屬之親蓋與君有親也之  
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  
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乎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

諫及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踈不

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去聲○新安陳氏曰親者

貴戚之鄉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

易位異姓之鄉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

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

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

執一論也前漢霍光傳昌邑王賀武帝之孫昌邑

武帝蓋與相成三國

漢書傳三十八

襄漢書作哀

師古曰若不涉學故有此問也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獨立之功優

劣如何霍至陳氏霍光伏忠義舉動光明

平勃任智術蹤跡曖昧

李繁按帝密之後諸侯廢執立孝孝

昭之後漢臣廢實立宣一也

尹起莘曰以光之忠肅武帝拳於託孤觀

其擁昭立宣則光之節可知然惜其不先審量

邑之為人卒然立之此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

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

又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太司農田延年曰

將軍為國柱石審如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

而空之光曰今欲如此是於古嘗有不延年曰

相毀發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法行此

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除與車騎將

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

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幸未央承明殿

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尚書令

讀畢光令王起拜受詔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

扶王下殿送昌邑即○朱子曰孟子所謂易位

者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有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

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事則比於箕子固有所不

及為若微子之去亦或其事則比於箕子固有所不

身其力之可先王之世或其事則比於箕子固有所不

之矣况有骨肉之親伊尹之世或其事則比於箕子固有所不

卿與異姓之卿有親疎之異故不守而曰貴戚之

戚之卿任宗廟之責故得更擇其宗族之賢以易

位蓋極其理而言之卿諫君反覆而不從便○慶源

氏曰集註守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道也○慶源

人之過爾○雪航瑣山  
之論大率同于此

教梁傳曰其曰公弟叔  
所賢也○君子以是為  
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趙主倫之受張華被執張  
林誥之曰卿為宰相太子  
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  
式乾之義臣諫草具存可  
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  
不去位華無以對遂賢斬  
之夷三族

# 四書大全十四卷終

權者非至於甚不測已則不可為守經者則日用  
常行而須臾不可離者也○西山真氏曰愚按貴  
戚易位之說非後世所為爾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  
極言如君有大惡而不可諫易位之卿雖無可去之  
義若其君有不容坐待而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可  
宗社將危豈容坐待而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可  
其惡雖未如紂然非可則微子去之亦當食其祿則  
之叔也○曰叔也○曰叔也○曰叔也○曰叔也○曰叔也  
教梁傳曰叔也○曰叔也○曰叔也○曰叔也○曰叔也  
也○曰叔也○曰叔也○曰叔也○曰叔也○曰叔也  
財則曰我足矣○曰叔也○曰叔也○曰叔也○曰叔也  
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無定法也○曰叔也○曰叔也  
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耳○曰叔也○曰叔也○曰叔也  
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曰叔也○曰叔也  
所以見臣於去此人臣之正法○曰叔也○曰叔也○曰叔也  
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曰叔也○曰叔也○曰叔也

右因黑川氏之索講了乃加墨訓朱句及墨格  
等庚申六月五日遠望臺主人餘不子

後十五年甲戌三月為 半井壽卷丈人講之



宣公殺子赤

132X  
152  
20

132X
152
20